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憲問篇〉第三十一章。

【子曰。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抑亦先覺者是賢乎。】

「這一章按文理就難講。」

『子曰：不逆詐』，「不逆詐，逆，迎的意思。事情還沒有來而前去迎接，就是逆。詐，對方虛假有詐。出社會一辦事，心中先別存有對方是鬼頭鬼腦的成見，如今爾虞我詐，你憂愁我，我欺騙你，終日憂愁，這是縱橫捭闔者的一套。」這段雪廬老人給我們解釋，講解不逆詐這句，就是現在出社會辦事，心中先不要存有對方是鬼頭鬼腦這樣的成見，這是指我們自己，不要先有這樣的成見。也舉出現在的社會，爾虞我詐，互相憂愁欺騙，這是古代縱橫家捭闔者的這一套。縱橫就是遊說之術，指分化和拉攏，這是縱橫家的一套。

『不億不信』，「不億不信」，億，人字旁再一個意思的意，「億同憶字」，同豎心旁的憶字，就是回憶的憶這個字，跟這個字的意思是相同。「心中不先想他說的話不可靠，不存這種心。防人就是逆詐，億（憶）著對方以前的不信不實。」先不要存這種心，不要存著聽到他說的話不可靠，先不要存這種心。預防人就是逆詐，回憶對方以前不信不實，沒有信用，不誠實，心裡先不要有這種想法。

「諺語云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這不是矛盾嗎？」這是諺語我們常常聽過，說我們不要害人，我們害人之心不可以有的，但是預防別人之心不可以沒有，那跟這裡講不是矛盾嗎？

「這等事離開佛學就講不通」，所以還是要以佛法來解釋才講得通，如果沒有佛法，那就講不能通了。「古人叫佛學為玄學，有人就排斥佛學，但是儒家微妙的地方，都是佛學說出來的。如《易經》說：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儒家不說靈魂的事。有人以為儒家主張淡泊，其實是後來的學者把儒家弄淡泊的。有人說，有財、多食者，魂散得慢，否則散得快」。這是有人這麼說，有錢財，吃很多的人，他死了之後，他這魂散得慢，如果少財少吃，魂就散得快，這是有人這麼說。

「子思一月才吃九次飯，顏子也是如此，那魂早消散了。」這裡雪廬老人舉出子思跟顏子，顏回一個月才吃九次飯，吃得那麼少，他的魂不就早消散了嗎？所以這說法也不成立。所以說有財、多食者，魂散得慢，否則散得快，這樣的說法，舉出子思、顏子這個例子，來說明這個說法也講不通。「既然《周易》說是變，魂如何消散？」在《易經》（《周易》）裡面說魂是變，它不是散，是變，變是變化，不是消散。所以變，它如何消散？「有門戶之見，也不可以。」所以這門戶之見各家說法不一樣，執著，有分別，沒有根據事實這個道理，這個也不可以。「所以佛家講不分別，才可以開智慧。」

『抑亦先覺者是賢乎？』「抑亦先覺者是賢乎？抑亦」，這兩個字，「抑是一個反轉。假若你逆詐，億不信，自認是有先見之明的先覺者，這真是賢能的人了嗎？」

「孔子為什麼不認同這種先覺？孔子主張，不逆詐，不必想，不去迎接，對方的事都知道，這才是先覺」。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，孔子主張不逆詐，不必想，不要先存著對方怎麼樣，不必事先去預設立場對方會怎麼樣、怎麼樣，不必想這些。不必想，不去迎接，對方的事都知道，這才是先覺，這是給我們講存心之道。不

逆詐，不去迎接，不去想對方會怎麼樣，但是對方什麼事情你都很清楚、很明白，這才是先覺，這是講存心的不同。

「假使上面這些事辦不到，又不能不知道對方來意如何，既不是先覺，對方如何，你要如何知道？」就是不要去設想對方他的來意怎麼樣，他會講什麼，他說的話可靠不可靠。不知道對方的來意，即不是先覺，也不知道對方如何，你要如何知道對方的來意？所以這個話是這樣的意思。下面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「《中庸》云：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。」舉出《中庸》講你對人只要至誠心，至誠之道你自然可以先知。自己先不要先存著對方怎麼樣、怎麼樣，不要存著。你以誠心對待他，但是對方如果有詐，你可以事先就知道。就是說我們的存心，還是要存一個誠字，無論對什麼人我們都是至誠，只要至誠，對方的來意，善不善是什麼樣，我們就可以預先知道，這是講存心之道。「若爾虞我詐，他詐你也詐，詐對詐，一樣。」如果他鬼頭鬼腦，我們也是跟他一樣，那不是兩個都一樣嗎？所以要教我們怎麼樣存心待人，這也非常重要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